

艾伟
著



爱人有罪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布老虎长篇小说



布老虎长篇小说

爱人有罪

艾伟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艾 伟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人有罪/艾伟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6.1
(布老虎长篇小说)
ISBN 7-5313-3051-2

I. 爱… II. 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52506号

爱人有罪

责任编辑 韩忠良

责任校对 白 光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90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沈阳全成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 150mm×230mm

字数 296 千字

印张 21 插页 2

印数 1—50 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28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4222803



1

空气是陌生的。当鲁建刚接触到这空气，他的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一会儿，他的肌肤放松下来，他感到身上的毛孔慢慢地张了开来，他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流。他感到自己要流泪了，但他抑制了这种情绪。这几天，他的情绪有点激动，他时刻告诫自己不要激动，但情感这种东西有时候并不那么好控制，所以，他看上去冷静而木然的外表里面，隐藏着一些类似于希望的东西，这使他的面部有某种用力过度而产生的麻痹的感觉，所以，他的脸肌老是不由得抖动。他站在那里，做了一下深呼吸，用以调整身心。空气确实是清爽的，周围满眼都是绿色。公路两旁植着水杉，水杉的外侧是田野，由于是近郊，田野上种植的大都是蔬菜。田野上有一些塑料暖棚。他知道这条公路连接着城市。公路上有一些人来过往，但没有人来接他，他知道不会有人来接他的。天空蓝得出奇，天上没一丝儿云影，这使天空看起来显得无比高远、深邃。他觉得自己这会儿好像落在一口井的底部，就好像自己置身的世界是一个深渊。这一刻，他愿意自己像一根羽毛那样轻，飘向那明亮而高远的天空。

那扇高大的铁门已经轰然关闭了。他觉得自己就像是那里扫出来的垃圾。如果，在八年之前他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垃圾，但八年之后，经过这个熔炉或者说炼狱的锤炼，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垃圾了。这一点他非常有把握。他知道此刻他身上还带着那个地方的气息，而这气息他恐怕一辈子都洗不干净了。这种气息已进入了他的灵魂。人们走过这幢建筑，他们一定会认为这个地方



平静、不动声色。但只要他们进入这建筑的内部，他们就会明白，在平静的背后，在那张张麻木的脸的底层，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疯狂的念头。这是个腺体发达之所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排泄物（而他们自己何尝不是社会的排泄物）。聚集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一些生命力无比旺盛的家伙。他回头看了看那建筑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他不是为了记住它，而是想把它存留在脑子里的影像彻底抹去。

那张证明一直在他的手上。有一阵子他几乎忘记了手中的这张纸片。当他意识到它的存在时，他准备背起包朝城市走。他感到手里的这张纸似乎是个累赘。他苦笑了一下，然后用双手把纸搓成一团，向路边的水沟投去。他看着那纸团滚动着落入水沟中。纸团在水沟中慢慢伸展开来。他站在那里，愣住了。有一种空虚感从他的心底升腾起来。他感到他虽然对那张纸不以为然，但那张纸也许比他这个人的真实存在重要得多，他似乎还缺少不了这张纸。他只有靠这张纸才能证明自己可以合法而自由地走入社会。那是他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根基。他感到很无奈，怀着某种屈辱的情感，放下包袱，爬下水沟去捞那张纸片。他好不容易才拿到。他发现纸上的字迹已溷了开来。他从水沟里爬出来时，抬头发现有几个过路人站在公路上好奇地看着他。他们一定从他的装扮中看出来他是刚从对面那幢建筑里放出来的。他们的眼神里有排斥异己的冷漠。他知道，他重新进入社会后将会碰到的就是这样的眼神。这眼神说明他的真实的处境。

公路上有一些中巴客车来来往往。客车经过他身边时都会慢下来，那是拉客的意思，希望他能上他们的车。见他没有反应，客车就加快速度，像一阵烟一样在他的眼前消失了。他不想用交通工具进城，他刚出来，需要慢慢适应人群。当然也需要活动活动四肢，体味一下所谓的自由。天地是如此广阔，足以伸展他的四肢了。他的双脚踏在泥土中，他觉得很充实、满足，他感到身体里面有一种充盈之感。他已经看得见城市了。他嗅到空气里开始夹杂一股浑浊的气味。他知道那就是所谓的城市的气味。他分

辨出那气味中有一种虚假香味，有一股化学的味道。

现在，他已进入了城市。正午的阳光照在街面的玻璃上，反射出强烈的光芒，让他的眼睛生疼。不过，这块地方还是城市的边缘，到处都是低矮的木结构房子，不算太繁华。但这里依旧可以看到矗立在城市中心那几幢挺拔的霸道的高楼，那些建筑上的玻璃幕墙的光芒倒不是很强烈，反而给人一种清凉之感。不过这不是他的城市，他仅仅是这个城市的过客。他看到了火车站。他得坐五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自己的城市。

在火车上，他想象家的样子。他突然感到害怕了。这八年他时刻在想回家的那一刻，但当他真的要走近家的时候，他却有点忐忑不安。他甚至希望到家的时间慢一点。就这么骤然回到那个叫家的地方，他感到措手不及。

从火车站出来，他依旧没有坐公交车。他迈着笨拙的步伐行走在自己的城市里。八年过去了，这个城市让他依旧有一种熟识之感，但陌生感同时存在。他虽然已走进了自己的城市，但在他内心的感受里他好像依旧在城市之外徘徊。

雷公巷 108 号。这是他的家。一切好像做梦一样。他站在那幢房子前，仰望四楼，他的家就在那里。那道门比八年前旧了许多，感觉上好像也小了许多。他记得，在里面时，听说这个地方快要拆迁了，他得办一些手续什么的。但他们这样叫嚷了几年，却不见动静。他还将住在这套房子里面。

一路过来的时候，他感到那种奇怪的不安的眼神一直在周围闪烁。他们一定注意到他出来了。他们在他们眼中消失了八年，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一定还不能适应。他们在暗处。他可以感到某种影影绰绰的东西。他感到自己的出现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黑影笼罩在雷公巷上空，使雷公巷成了一个黑色惊叹号。不过同他打招呼的人也是有的，只是他们的表情非常怪异。

但住在他楼上的那个老头却没有有什么异样。他甚至还停下来同他说话。

老头说：“回来啦？”





老头没说“出来”这个词。老头的语气好像他仅仅是出了一趟差。这让他感到亲切。

他说：“回来啦。”

老头说：“你那屋子里得杀一杀老鼠和蟑螂了。我的屋子里总是老鼠和蟑螂不断，杀也杀不完。”老头的声音突然变得高亢起来，就好像他多年来的愤怒终于有了一个发泄的管道。“我怀疑，它们都是从你屋里来的。你得好好杀一杀了。”

他吃惊地看了老头一眼。他没想到老头会这么激动。刚才对老头的好感一下子消失了。不过他不想同老头计较，他显得非常谦卑，他点头哈腰连连说好，就好像这个老头是个狱头。他看到那一刻老头的脸上荡起一种权力感和满足感。

锁已经生锈了。他开了半天没有打开。这让他的内心涌出一种受挫感。这是经常有的情感。他感到这个世界总有什么东西在同自己过不去。一种本能的愤怒涌上心头。他把钥匙扔了，然后用脚猛踢房门。他听到一声碎裂声，然后看到司毕灵锁脱离了门框，门开启了一条缝。他首先嗅到一股浓烈的霉味，有点呛人。他咳嗽了几下，捂住鼻子，又用身子撞了几下门，门完全打开了。他进了房间。

屋里的景象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八年的尘埃分布均匀地洒落在家具及地板上。客厅那张饭桌上的尘埃有着自然形成的弯曲的图案，像是一个微型沙漠搬到了这里。墙角及窗框处是蜘蛛们统治的领地，它们结出的网在那里散发着银色光芒。房间里的陈设依旧停留在八年前他离去的那一刻，那件换洗下来的白衬衫还挂在墙壁的衣架上，不过那白衬衫已变成黑黄了，就好像这件衬衫曾经历了一场火烤。岁月对任何事物看来都像是火烤。

他把包袱重重地摔在沙发上。尘埃像一群苍蝇一样顿时满天飞扬，他用手扬了扬，就去卫生间。他知道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。他得把八年来积聚在他身上的一切——不平、屈辱和臭气——洗个干净。他打开自来水阀门，头上的莲蓬头迟迟没出水。正当他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，一股浑浊的黄水从莲蓬头上

冲了下来，落在他的脸上。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娘。不过他很快接受了自己的遭遇——倒霉就是他八年来的命运，看来还没个完结。他站在一旁，看着带着铁锈的浊黄色的水慢慢变清。他剥下身上的衣服，扎入水中。

水迅速流泻到他的身上，像一张毯子一样包裹住他的身体。他闭上眼睛，体味着水温柔的抚摸。他突然感到自己僵硬的身体在这一刻变得柔软了。他闭上眼睛。一种受伤的感受伴着某种莫名的温暖在他的身体里苏醒过来——在这之前他从来没心情去体会这种受伤的感觉。他的皮肤发胀，有一种需要保护的软弱。他感到他的脸孔有点发痒，他这才知道他在流泪。即使在流泻的水中，他也能分辨得清哪一条是他滚热的泪痕。当他意识到自己在流泪时，他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。他的身子颤抖起来。他在努力抑制自己，但眼泪却流得越来越欢畅。

他不知道自己在水中冲洗了多长时间。也许一个小时，也许更长。由于长时间的哭泣，他从水中出来时，脸有点浮肿，眼球都红了。他站在镜子面前，仔细端详自己。在里面，他从来没这样仔细研究过自己。他觉得镜子里面的自己有点儿陌生。

改变是一定的。八年的时间可以改变一切。不单单是外表的变化。外表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：原来柔软的胡子已变得粗硬；眼睛变得冷酷和坚韧；他的骨骼变大了，身上的肌肉也变得充满了力量。但更大的变化是在内心，他由原来的腼腆变成了真正的沉默，因此，他站在那里，已有了一种重量感——这是因为他心里藏着一些不被人所知的秘密的缘故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里面装满了仇恨。

他回到客厅。新的生活开始了。他决定用一整天时间把这屋子打扫一遍。不过，现在他困了，他先得好好睡上一觉。





2

鲁建去西门派出所报到时，已是两天以后的事了。他新理了一个小平头，刮干净了胡须。八年前，他可不肯刮去这部胡须，那时他以为这部胡须代表着一个男人的全部。当然这想法很幼稚。他穿在身上的衬衫是新买的。衬衫的领子硬硬的，抵着他的脖子，让他不舒服。他站在镜子面前，用一种挑剔的眼光看自己的新形象。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个形象，就像他感到自己一时还难以适应这个社会一样。他对这个社会是有点惧怕的。

这八年，这个城市变化巨大。原来那些像鸡肠一样狭小的转弯抹角的街道已变得笔直、宽敞，就好像那些鸡肠被拉直并且被吹上了气体，于是变得膨胀了起来。现在，他就走在这些胀大了的肠子里面。这些肠子看上去非常清洁，但他知道这里存在着无数的寄生虫。这些寄生虫都有着很好的伪装，他们也许是脑满肠肥的官员，也许是穿着制服的警察，也许就是像他这样的社会渣滓。你用一双肉眼根本发现不了。这个世界的秘密都隐藏得很好。

西门派出所已不在原来同雷公巷交叉的那个十字路口了。派出所已搬到护城河边一幢新造的漂亮的三层小洋房里。在路人的指点下，他来到这幢被绿树掩蔽的小楼。但他怎么也进不去，因为院子的铁门被一把巨大的铜锁锁着。他感到奇怪，现在应该是他们执行公务的时候呀，大门怎么会紧闭着呢。他绕着这小楼转了一圈，才发现在小楼后面有一道狭小的门，并且他看到正有一个穿警服的人从里面出来。他猜想，这道后门才是这个派出所平时惯用的通道。他就挤了进去。



派出所里非常安静，就好像这幢小楼里没有一个人。这时，电话铃声骤然响起，他被吓了一跳。他转过头朝电话铃那方向瞧，发现有一个警察正在接电话。警察的脸上堆满了笑容，还在不停地点头哈腰。然后警察一脸满足地挂了电话。他脸上的笑容变得甜蜜而满足。那人眯着眼睛，好像处在某个幻境之中。鲁建认出他是谁了。他就是姚力，八年前就是这个人把他从家里带走的。那时候，这个人还是一个小青年，但现在他已腆着个肚子，俨然像一个小官僚了。他的皮肤保养得很好，似乎比八年前更为细嫩。看得出来，这八年中他混得不错。

姚力从幻境中睁开眼，突然发现一个高大的男人不声不响站在他面前，吓了一跳。他的脸黑了一下，他骂道，你他娘的什么时候进来的，鬼鬼祟祟的，搞什么名堂。鲁建想，他肯定没想起我来。鲁建就学着他刚才打电话的样子对他点头哈腰。鲁建明白，在这些穿着制服的人面前，你要把那种不屈的眼神深藏起来，不能被他们察觉，你要让他们认为你是个像狗一样的人物。你只能在同类面前表现你像狼那样的本性。

果然，姚力重新张开了笑脸。他今天心情很好。他今天可谓双喜临门。第一喜，跟他相好多年的小妖精——她可真是个小妖精啊，已不再要求他同妻子离婚了，小妖精愿意住进他为她买的那间套房里，一辈子侍候他。这样一来，他的后顾之忧就消除了。第二喜，他马上要升任西门派出所所长了。他已做了五年副所长，也该升了。为了这事，这几年来他几乎把局里面关键人物家的门槛都踏破了。现在看来这事有眉目了，刚才局人事部门已打电话给他，隐约透露了一些消息——打电话的也是他的哥们儿。这个电话让他欣喜若狂，就好像性爱达到了高潮。他早就明白，同这个世界做爱，你就得经常性地做做婊子，让人家操操，你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，你也可以养小白脸，去操人家了。他现在最想做的是快点跑到小妖精那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，然后再同她云雨一番。这玩意儿可是一种美妙的享受，是人生得意时锦上添花的事情。想起那小妖精洁白无瑕的身体，他感到欲望在体内奔突。



姚力想尽快打发走眼前这个人，以便自己脱身去见情人。姚力问：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鲁建照例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，他用双手把那张纸递到姚力手上。

姚力接过纸，发现纸上有发黄的水迹，连字迹都洇了开来，就皱了一下眉头，头也没抬，说：

“这怎么回事？”

鲁建小心地解释道：“不小心浸到水了。不小心，不小心……”

看完内容，姚力仔细看了看鲁建。鲁建对他笑了笑，鲁建以为姚力认出了他。

姚力笑了。这笑来得很突然，看得出来这笑充满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。

“出来了就好。”他说，“好好过日子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语气中有种真实的关心，就好像他们是老朋友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你是犯什么事进去的？”

鲁建暗暗吃了一惊。他以为这个人早已认出了他，看来没有。像他们这些人经历了太多的案子，他们是不会记住一个八年前的所谓犯人的。

“不好意思说。经过八年改造，我已痛改前非。”

“呵呵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”

手续很快就办好了。姚力没再问鲁建什么。鲁建想，他从这里出去才算是一个合法公民，而不是从那幢建筑里出来。姚力最后在那纸上盖了一个大红公章。姚力说，你可以走了。

鲁建把那张纸藏好。他还没走的意思。他还有一些事要打听。对他来说这是比办手续更为重要的事情。八年来，他一直想着这个事情。他一次次对自己说，他一旦出去，他就要找到她，不管她在哪里都要找到她。

“你还有什么事吗？”见鲁建不走，姚力问。

“噢，没事没事。我……我想打听个人。可能你们派出所会知道。”

“谁呀。”

“西门街的俞智丽现在在哪里？”

鲁建看到姚力微笑着的小眼睛里射出兴奋的光亮，同时一些猥琐的东西在他的脸上浮现。

“她是你的旧情人？”

“哪里，不是。里面有一个朋友叫我打听她的下落。”

“这样的闲事最好不要管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“俞智丽，我好像有印象。人长得很高挑、漂亮，她过去是西门街的街花。”姚力的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，好像他在努力回想着什么，结果却一无所获。“不过，她现在在哪里我还真不知道。好像她多年前出过什么事。太久了，记不得了。”

鲁建感到失望。他礼貌地向姚力道了谢。那个警察愉快地向他伸出右手，是同他握手告别的意思。鲁建在这八年中已没有同人握手的习惯。他有点紧张，他在衣服上搓了搓手，然后带着这份紧张，小心地伸出手去。姚力满不在乎地捉住了他的手，然后胡乱摇了几下。鲁建感到姚力的手胖乎乎的，非常柔软。这种柔软给他一种异样的感觉。这种柔软和这个警察同他握手这件事一样让他感到突兀。他从派出所出来了。街上阳光灿烂，一些出租车在阳光下一闪而过，车身的红色光芒晃人眼目。现在街上的行人很少，他有一种形单影只的感觉。是的，他现在还没有找到融入社会的感觉。他依旧感到自己在人群之外。他的手掌上，那个警察给他的那种异样感还在，他用力在衣服上擦拭了几下，但这种异样感好像进入了他的皮层甚至血液里。他觉得他对这个社会同样存在着异样感。

虽然暂时没有她的消息，不过，他一点也不担心会找不到她。除非她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，否则他一定能找到她。他没有理由找不着她。



3

八年前，就是刚才那个叫姚力的警官和另一个年长的公安把鲁建带走的。

那天早上，鲁建还躺在床上，这时响起了敲门声。门敲了半天，鲁建才从美梦中惊醒。他骂了一句娘，就穿着短裤背心去开门了。他开门的时候还在打着一个长长的哈欠，但当他看到门口站着两个警察时，那个哈欠就在半途中被憋了回去。这让他感到浑身不舒服。他看到那两个警察意味深长地对望了一眼。

“有事吗？”他红着脸，小心地问。

“快穿好衣服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他没再问下去。问也没用，他们是不会告诉他的。不过，他肯定，不会是好事。他在记忆里搜索自己犯过什么事。事不是没有犯过，雷公巷的年轻人不犯过事才不正常。但那些事似乎不足以让两个公安找上门来。他就不声不响地回到房间里面穿衣服。那个年轻的小白脸警察，也就是姚力，一直跟着他，姚力似乎担心他有什么反抗的举动或逃走的念头，显得有点紧张。

有两天时间，问话是这样进行的。

“姓名？”

“鲁建。”

“民族？”

“汉。”

“哪个单位？”

“造纸厂。”

“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起来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两个公安相互对望一眼。审问了两天之后，公安的眼里已有了愤怒。那个叫姚力的警察突然猛拍一下桌子，吼道：

“你他娘的老实一点。”

鲁建被吓了一跳。经过两天的折腾，鲁建看上去一脸的疲惫。他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我真的什么也没干。”

“你知道现在是严打，我们没时间同你废话，我们还要审问别的犯人呢。”年老的警察说到这儿嘀咕起来，“他娘的，这年头都反了，犯事的人真多，一抓就是一大把。”

鲁建一脸麻木地重复：“我什么也没干。”

鲁建眯着一只眼睛看着两个警察。当然他这样做不是在藐视公安，是因为他的右眼再也睁不开了。昨天晚上，两个警察没审出什么来，就出去了。年长的警察走时还说，你好好想想吧，想通了再叫我们一声。一会儿，审讯室突然冲进一个联防队员，对他拳打脚踢。他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已被打得鼻青眼肿。整个过程，那个联防队员没说一句话，甚至连气都没喘一下，就好像这人是一架专门打人的机器。当时审讯室里非常安静，鲁建喊了一声，惨叫声在寂静中回响，他被自己的叫声吓了一跳，他就忍住不再叫了。联防队员教训了他一顿后，扬长而去。他看着那个联防队员走出审讯室，联防队员被分成无数个，他知道他的右眼被打得不行了。一会儿，两个警察又走进审讯室。见到血淋淋的鲁建，姚力面带讥笑地说，你这是怎么啦？你是在用自己的头撞墙吗？还是摔了一跤？年长的公安说，你想好了吗？可这天晚上，鲁建依旧说自己没犯过任何事。他虽然什么也不肯说，但他的眼神里已有了恐惧。他那只睁着的眼睛里面有一种遥远的光芒。那种光芒就叫恐惧，是因为对自己失去信心才造成的。即使这样，两个警察还是觉得鲁建是个意志比较坚定的家伙，他竟然





到现在为止都不肯承认自己犯了罪。一般人早就招认了。

其实鲁建也快坚持不住了。他甚至想全部承认下来算了。他们已折磨了他两天，他都不敢想这两天他是怎么过来的。他感到他的身体他的意识都成了碎片，他已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。他还感到肚子饥饿难忍。这两天里他没吃过任何东西。他们把饭菜送过来，但他还没吃一口，他们就收走了。这让鲁建感到自己像一只饥饿的狗。他不明白既然他们不想给他吃任何东西，可为什么每餐的饭菜都要送到他面前。他听到自己的肚子这会儿正在咕噜噜地叫。

“你还不老实，是不是要我们复述一遍你犯的事？我都说不出口。不要以为你不承认我们会放过你，现在是严打，你不承认也得去劳改。”老公安也开始重重地拍桌子了。

他们每次问话都是这样：他们告诉他，他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证据，他们把他抓起来是因为受害者报了案，他是罪责难逃。但在他听来，他们所说的都像是天方夜谭。这会儿，他的眼神已涣散了，但那个年长的警察还在滔滔不绝说着什么，好像在重复讲他所犯的事。他已集中不了自己的精神。他的脑子里唯一的想法是：我什么也没干。这时，他听到肚子又咕噜噜地叫了一声。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：

“给我吃点东西吧。求你们给我吃点东西吧。”

他的要求让两个警察非常吃惊，也非常恼怒。因为他的要求让他们觉得他根本没在听刚才的审讯，他只关心他的肚子问题。那个年长的警察对姚力使了个眼色，就独自一人出去了。姚力把审讯室的门关严实。

他转过身，说：“你想吃东西是吧，好，我来满足你。”

姚力从审讯室的里屋拿了一桶水来。他说：“现在屋子里只有我和你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无法指证自己被施了暴。你身上的伤疤全都是因为你企图畏罪自杀。”

他把一根绳子吊到天花板上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试了试绳子是否系稳固了。他说：“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不会把你吊死的。我



不是要勒你的脖子，我可不想见到一个吊死鬼。”说着，他吐了吐自己的舌头。

鲁建没有力气反抗了。他知道反抗也没用。他从来没见过这种地方，他只在书本里读到过国家机器这个词。但那是个抽象的词，如果没来这里他也许还以为那是个公正的词，现在他知道什么叫国家机器了。这个词的表情真的就像冰冷的钢铁。也许任何一个进入这个地方的人都会被碾得粉碎。

鲁建的双手捆绑在吊着的绳子上。那个人在拉动绳子的另一头。鲁建的脚跟开始离开地面。当他的脚尖快要离开地面的时候，那个人停止了拉动。这让鲁建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。如果双脚都离了地，那他就不会再指望脚尖去承受一部分重量，可实际上脚尖根本无法承受多少力量，他的指望就落了空。所以这样吊着非常难受。姚力用脚推了一下他的屁股，就好像他在踢一只沙袋。他就顺着绳子晃动起来。姚力满意地笑了。

“好了，你不是饿了吗？现在给你吃点东西吧。”姚力说着，提起那桶水，向鲁建的嘴中倒。

鲁建确实是又饥又渴，水倒在他的嘴里，他就贪婪地咽下去了。但一会儿，他的肚子就被水灌满了。他试图闭上嘴，但闭上嘴他就透不了气，憋了会儿，他只好张开。水继续往他的嘴巴里流。由于他忙着透气，他就呛着了。他拼命地咳嗽起来。这时候，他已经感到恶心了。他感到一股冰凉的水流在缓缓地向喉部涌动。由于他这样吊着，小腹收紧，即使想吐也使不了力，好不容易吐出来的水只在喉部打转，转一会儿，就又回流到了胃里。他感到越来越恶心。整个胃部像沸水一样翻腾。后来，他的嘴巴里吐出一些白沫，这些白沫又大又轻，从他的嘴边钻出来，在空气中飘浮。这时，姚力发现鲁建已经昏了过去。

鲁建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他已从吊着的绳子上放了下来。进入他思想的依旧是国家机器这个词。从昏迷中醒来时，他感到自己的思维非常清晰，这是他被关进来后思维最为清晰的时候，此刻他就像国家机器这个词那样冷静。他的思想缓慢地转动起



来。他得想点办法，如果这样下去他会被折磨致死。他绝对没干任何坏事，他们抓错了人，可问题是他们根本不信任他，他们已认定肇事者就是他。他得找一些证据，他没干坏事的证据。但他发现他找不出证据。也许即使有证据他们也不会相信他。

就这样鲁建彻底绝望了。他没有挺下去的意志了。在他们再一次审问他时，他全部认了。也就是说他照他们说的全都招认了下来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才知道他是因为强奸罪被抓的，而被强暴的人叫俞智丽。他认识俞智丽。她是西门街的美人，他甚至对她深怀好感（当然对俞智丽深怀好感的人恐怕有一个连）。可就是这个俞智丽认为是他强奸了她，并且告了他。听到这个指控，他竟然没有吃惊。吃惊的倒是俞智丽被强暴一事。俞智丽竟然被人强奸了。他的心头有点隐隐作痛。有一刹那，他的心中生出对她的同情。他发现就是这个时候他对她还存有一丝柔情。当然对她的愤怒也不是没有，想起自己所受的罪都是因为她，他就在心里恶狠狠地骂了她几句婊子。不过他觉得如果是俞智丽告他的话，他就有可能澄清这件事。后来在审判前，他托人去找过俞智丽，希望俞智丽替他洗刷罪名。但俞智丽断然拒绝。她那时候根本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遭遇，她武断地把所有的罪孽都加到了鲁建的身上。

鲁建最终还是被判了八年。在严打阶段，判刑都很重，甚至有人因为流氓罪而被判死刑的。他进了监狱才知道，他受的苦才刚刚开始，同狱中的暴力比，那两个警察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他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想着那个叫俞智丽的女人。她既是他性幻想的对象，又是他仇恨的对象。